



生活的模样

感悟

张彩霞

又是一年母亲节。当我和妹妹踏进老妈的房间时，电视柜上一大束娇艳欲滴的康乃馨映入眼帘，不用说，一定是弟媳提前订的礼物。老妈坐在一张小桌旁，面前摆着几本书，书前支撑着一部手机，她正在听传统文化与养生的相关内容。只见她戴着老花镜，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解，并不时低头记着笔记。我们打招呼，她只是轻轻地摆手示意。自从近八十高龄的老妈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这样的场面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和妹妹相视一笑，识趣地相继退出房间，等待她学习结束。

其实，作为女儿的我和作为母亲的我，长久以来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越来越老的我们，应该活成什么样，又能活成心中想要的什么模样？看着母亲认真学习的场景，联想到十分敬重的三位文学前辈，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那应是历经岁月仍然怀有一颗质朴的童心，应是历经苦难仍然拥有一颗淡定的静心，也应是历经风霜仍然抱有一颗灵动的诗心。

怀有一颗童心，干净处世间。“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冰心先生寄语小读者，相伴《春水》《繁星》，活出了一份优雅。“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作为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见证者，她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了且深且浅的足迹，始终以爱温暖着世界的心房，始终用童心净化着人们的灵魂。

拥有一颗静心，不屑与人争。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先生，最喜欢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位百岁老人，前半生尝尽生活之苦，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后半生尝尽人事之苦，经历生离死别的锥心之痛。但她还是熬过来了，在人淡如菊中安然老去，平和、坚定、豁达、安然是她一生的修为。夏衍先生赞

她“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不为功名苦，不受荣辱累，在喧嚣中，觅得安静，于繁华处，学得释然。

抱有一颗诗心，掬水月在手。曾经，叶嘉莹先生的丈夫入狱，寄人篱下，“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后来，她又经历了与爱女天人永隔之痛，感慨“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命运的无常、痛苦的无奈，成为她漫长人生悲凉的底色。灾难带给她觉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从此，她将全部身心奉献给教育，奉献给挚爱一生的诗词。“我想在我离开世界以前，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世界，留给那些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命运把她放在哪里，她就落在哪里开花，她可敬的一生始终不忘修心，以诗词温养平静的心灵。

生命是一场成长的抉择，人生是一个苏醒的过程。物质的富有固然重要，但满足精神的追求才是一个女人更好的标识。当灵魂占领高地，精神自然不会荒芜，当心灵家园告别荒芜，哪里不是生命存在的桃花源呢？冰心、杨绛和叶嘉莹三

位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出了答案：倘若生活黑暗，就把自己变成一束光；倘若世界喧嚣，就把自己活成一片净土。“深心托豪素，怀抱观古今”，她们用一生发现光、追逐光，最后将自己变成一束光，照亮后人，温暖后人。

当我再次回到房间，仔细观察眼前的康乃馨，娇娇柔柔，素净高雅，花朵相互依偎，相得益彰。轻轻抚摸这美丽的花朵，深深吸吮这沁人心脾的清香，心中充满了敬意，这不正是她们芬芳的人生追求吗？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她们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模样。



心语

母亲的五月

陈浩龙

记忆里
母亲的五月
是一轮皎洁明月下
院子里她蹲在地上的模样
一块杏红色的磨刀石旁
摆满了一把把镰刀
一盆清水
倒映出她庄重的面容
她默不作声
像战士出征前擦拭着枪支
右手紧握镰刀把
左手稳按镰刀头
在磨刀石上一上一下
那般专注的神情呀
又像是穿针引线巧绣花
静谧的乡村夜
只听得见磨镰沙沙
一把把镰刀在月光下
闪闪发亮 整装待发
她虽说不出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经典话
但她却知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浅显道理在哪

记忆里
母亲的五月
是在火红阳光下
她雕像般站在地头的模样
望着风吹麦浪金波荡漾
她喜上眉梢 心旌摇曳
虔诚地弯腰摘下一束
硕大的麦穗
放在手心
揉了揉又揉 搓了又搓
轻轻吹走了麦壳
顿时黄澄澄的麦粒
像刚出生的婴儿
肥嘟嘟裸露 无衣无挂
她笑得咯咯响
捡一粒轻轻丢进嘴里
咀嚼着香喷喷的麦粒
品尝着生活悠长的味道
醉得脸上飞虹流霞
心中正在迎接
一场盛大农事的驾临

母亲的五月
是站在麦田的地头
深情地
眺望六月
畅想丰收的喜悦
听布谷声声
收割 收割

屋檐



母亲的胸怀

梁冬

母亲如果在世，已是百岁老人了。母亲早年失去了她的母亲，没有享受到母爱。她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她要把母爱找回来，更加呵护自己的子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到晚上，我们一群小孩就到街上疯跑、捉迷藏、玩耍。我们家子女多，每次出去，母亲都要再三叮嘱：“早些回来，不要与其他娃翻脸、打架。”那时候，虽然黑灯瞎火，但不管我们玩到什么时候，母亲都会在门口张望等着。

小时候，冬季的我们几乎没有穿过裤衩，更不要说衬衣、衬裤了，棉衣、棉裤一穿就是一个冬天。快过年了，把那身棉衣、棉裤拆洗一下，里面的棉絮弹一弹，重新再做就是新衣。那时，我们经常坐在炕上，盖着被子看母亲做棉衣。昏暗的油灯下，母亲撕着棉絮，轻柔飞舞的棉絮落在她的双肩。那时全然不懂，心里只是想着，三九天气，母亲会感到后背凉飕飕的，落在她双肩上的

棉絮，要是能加进她薄薄的衣服里该多好啊！新年，当我们穿上拆洗缝好的棉衣时，总会引来伙伴羡慕的目光。那时尽管生活条件很清苦，但我很乐观，我知道母亲尽了她最大的心。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也多，十多岁还与母亲钻在一个被窝睡觉，哥哥、姐姐都叫我“跟屁虫”。有一年，我与小伙伴玩耍，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狗咬了我小腿一口，母亲听到消息，立即把我背到诊所。母亲怕我得狂犬病，但诊所一时没有针剂，不知从哪里听说要排伤口的毒，她就弯着腰，急着用嘴吸我伤口的毒。就在母亲弯下腰用嘴对准伤口的那一刻，防狂犬疫苗送来了。母亲一起身，我看到她流下两行泪，有一滴正好掉在我嘴唇上，我不由得用舌头舔了一下，咸咸的，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事后，有人问母亲：“你就不怕自己中毒？”母亲说：“只要为了孩子，比这更难、更险的都该做，这一点算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情思

与母亲对话



张高勤

海是伟大的，是因为它能容纳千江万河；海又是平凡的，因为它来源于一点一滴。母亲，你就像大海一样，集伟大和平凡于一身。

摘一颗星，采一朵云，装入思念的信封，寄给天堂的母亲。

母亲，你2000年去世，离开我时才63岁。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着你。你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面前，与你在一起的点滴，都让我难以忘怀。

196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不幸得了麻疹，躺在炕上三四天高烧不退、滴水不进。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只能凭“土办法”降温。你日夜守在炕头，用热毛巾敷我的头，用柿酒擦洗我的脚心。那时我浑身无力，你就一勺一勺喂我喝米汤。深更半夜，你多次起身摸我的头，看我是否还发烧。我生病期间，你熬红了双眼，拖垮了身体，终于使我战胜疾病恢复了健康。

母亲，你的一生是勤劳的，艰辛的。20世纪70年代，生活艰难，你干一天活儿只

能收入两三角钱。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你还养了两只奶羊。羊每天都要吃草，你每次上地干活，都提着一个大筐子。干农活休息时间是短暂的，但当别人都在休息时，你却赶紧提着筐子到地头、垭边割草。这期间割的草很少，为了给羊割更多草，你只能等下工后，提着筐子跑到两里外的地方去割草。每当你割满一筐青草背着回家时，那筐草就像一座山，压得你弯腰驼背，压得你满脸通红。遥远的路程令你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回到家后，你顾不得休息，立即洗手做饭。饭后，你还没来得及休息，队里催促上工的铃声就已经敲响。在你的精心喂养下，两只奶羊也很争气，每天挤的奶能收入七八角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二十多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相当不错，解决了咱们家的燃眉之急，减轻了父亲的沉重负担。母亲，你就是靠着长年累月干活，靠着长年累月喂羊，供我们兄弟俩读完初中，读了高中。

母亲，你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你虽然去世多年，但左邻右舍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都说你是一位好人，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你心灵手巧，掌握着一套捏花馍的技术。谁家儿子娶媳妇，需要捏大花馍上的龙

凤、莲花等面塑，只要主人邀请，你不管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前去帮忙。你把面团这么一揉，那么一搓，像变魔术似的，就能让各种面塑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经常受到众人称赞。你把做好的面塑放在大花馍上，大花馍蒸熟后，你立即给它们上色，有的涂红色，有的涂黄色，有的涂绿色，各种颜色交相辉映，煞是好看。

母亲，你不仅对本巷娶媳妇、嫁闺女的人家热心帮忙，老人去世更是鼎力相助。老人去世要洗脸、洗脚、擦身子、穿寿衣，年轻人胆怯，不敢上前，你一到场，立即召集几位老搭档，有条不紊地把以上这些事做细、做好，让逝者体体面面、有尊严地入棺。事后，主家常会提上煮饼、点心等食品答谢，你总是再三推辞，婉言谢绝。你说，都是乡里乡亲，帮忙是应该的。

母亲节年年有，而我永远失去了母亲。没有母亲的孩子，只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母亲，你是严冬里的炭火，是酷暑里的浓荫，是急流中的踏脚石，是雾海中的航标灯，感谢你为我们这个家吃尽了苦、流尽了汗、累弯了腰。母亲，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你的儿子。